



反耕



建塔者

臺靜農

朱名新集之一

初板一千五百本

一九三〇年八月朱名社印行

— 錄 目 —

建塔者	
昨夜	
死室的慧星	
歷史的病輪	
遺簡	
鐵窗外	
春夜的幽靈	
人羣	
被飢餓燃燒的人們	
井	
後記	

建塔者

你知道，我們的塔的基礎，不是建築在泥土和頑石的上面；我們的血凝結成的鮮紅的血塊，便是我們的塔的基礎。我們期望這塔堅固和永久，不用泥土和頑石，毫無疑惑地將我們的血凝結起來。

朋友，你一定要我作絮絮不休的談話，我向你說什麼呢？你是知道我的，我的一生是沒有憂傷和失望，我是同你們田裏的牛一樣的，永久地用我的力和血和汗去作我的工，直到屠人宰割了我的屍

體，或將我的頭放在絞架上。……

你不是說，不知我的下落的時候，你是非常地焦慮麼？其實失了踪跡的事，我們早已習慣了，你們關着門弄文學的人，那里知道呢？當你東奔西跑打聽我的消息的時光，我正同我的朋友被一羣野獸看守着；這一羣野獸們，的確是比以前聰敏得多，他們居然使我們不知不覺地讓他們圍住了。

那時他們向着我們得意地笑，我們也苦笑了。不料他們看了我們苦笑，便立刻冷靜了，他們的顏色變作了慘白，恐怖。

他們擁着我們走，一句話也不說，但是他們步伐的聲音，顯然得意的狠，凱旋似的；可是我總不免替他們感到寂寞。

這一來，我們有四個人，你也有認識的，D是你的同學，A是你的鄉親，還有E，這位便是你同他初次見面以後，你便向我說，他是一個英華可愛的少年；你現在還想念他麼？他已經沒有機會同你見面了。

你以爲這是無用的犧牲麼？不，你還是不能了解我們，這難怪你，你的環境給與你的太好了；你必得走到人間裏看一看，你便可以發現你所親愛的人們，是怎樣地被強暴欺凌？是怎樣慘痛與悽苦？

你一定要打聽E等的結果麼？好罷，我告訴你；但是，請你千萬不要更爲頹喪，因為這個時代，是我們敵人的，不是我們的。在

敵人的時代下，自然我們的一切，他們都時時刻刻在那里窺伺着。他們如同飢餓的豺狼期待着野物一樣的情形期待着我們，但是，這是無用的，即使被攫去了，如E等一樣，在我們看來，到是不可避免的命運，因為我們的塔，建築在血塊上的！

那是一個寒冬的夜。

忽地我從夢中醒來，人聲嘈雜，不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，但是我立刻明白了，他們正在捉人。我聽叫了A D E及另外幾個人的名字，我一氣爬起，坐在坑上，當時，我以為我是要同去的。直到目送着E等出去以後，還沒有叫喚我的名字，同時看守的向我斥責，只得重行躺下。房中燈光昏黯，身上隱隱的酸痛，因為他們的野蠻

規矩，除了壓着右膀子睡去，其餘什麼睡法都不許，所以全身的骨節非常地難受。

外面人聲嘈雜得洶湧，我的心不由地憤怒起來。他們正在預備收拾E等，我是知道的；因為他們一向慣於在黑夜裏施行的他們伎倆。

忽然，外面迷漫了閃電般射人的銀色的白光，照得房中明亮，一切的聲音都靜止了。院中老松，巨大的蔭影橫在窗紙上。少頃，白光熄滅了，人聲又嘈雜起來。你知道這是作什麼？他們是在照像。這更無疑義，他們的生命將要攀到最後的階段了。

怎麼！你的顏色變得這樣慘白，你以為這是很可惜的事麼？朋

友，你真太懦弱了！我可以担保，有那一天，你可以看見我們的刀壓在他們的喉嚨上。我不是向你說過幾次麼？我們的塔的建成，是需要血作基礎的。

外面的大車發出沉重地響聲，他們開始走了。我抬着頭靜聽外面的聲息，忽然一陣歌聲起了，——這歌曲的偉大，比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 *La Marseillaise* 還有意義。在歌聲裏，忽然聽了一個少女的聲音夾在裏面，我便迷惘了。不得已再靜靜地聽下去。這時大車聲漸漸低微，一切的聲音都不大聽出了，最後忽然聽出「萬歲」的呼聲，這呼聲是微顫，悽壯，分明是那少女的聲音。再聽下去，什麼聲音都沒有了。

A D E和那少女我們便是這樣地離別了，我們沒有握一握手，當我坐在牀上目送他們走的時候，就是最後的一面了。這時候，我更憤怒，眼巴巴地看着敵人將我的親愛的人毀滅了，雖然E等悲壯地唱着歌殉了我們最偉大的工程。

你還要追問麼，關於那少女？她變，現在提起她，我的心還震動得利害！好像我告訴過你，S大學的瑪麗，那少女便是她！她是什麼時候，被野獸們得到的，我不能知道；要不是我聽着了她的聲音，我做夢也不會夢到牠同我們一起落在野獸的巢穴裏，雖然事實是可能的。

瑪麗，她是E初戀的情人，這關係你是不知道的。她的性格，

又溫柔，又激進，可以說，她是沒有一點普通女性的。論戰時，她那娟秀的目光皆裂，儼然是一位剛強的男子；論戰後，他和E擁抱，親吻，舞蹈，笑謔，她便成了一個再溫柔不過的美人兒。你知道我向來一種卑視女性的偏見，然而見了她，我不能自制地拜倒了。

這用不着詳細地告訴你，反正你知道，她是E的情人好了！E常說，我不能佔有她，也不敢佔有她，因為她不是屬於我的，有如一我不屬於她。現在，我們偉大的工程中，他倆一同作了我們的基礎，E或更爲滿足，因為在這種的情況下，可愛的瑪麗，總算是屬於他的了！

以後的事麼？我沒有看見，但是可以說我是看見了的。

寒夜裏，黯淡的月光下，一羣武裝的人，圍着一輛大車，靜默地提起步伐走着。大車中坐着三個青年，一個少女，他們從容地悲壯地唱着歌，高呼着萬歲。大車碾着馬路聲，沉重的整齊的步伐聲，都同了歌聲唱和着。一陣北風迎面吹來，捲起地上沒有凍結的沙塵，枯樹發出尖銳的嘯聲，這歌聲便隨着遠了。那些武裝的人，時時用槍柄來打他們，想塞住他們的嘴，但是終於不能夠，歌聲依舊繚繞於太空中。凶悍的A這時候一定要用他平常罵人「狗，狗，狗！」的句子來罵他的敵人了。至於D，也一定的叫出：「當心你們的將來！」E是不會暴怒的，溫靜的神情，微笑褪紅的面龐，永是

少女般地合着拍子唱他那偉大的歌。呵，瑪麗麼？她一定比A還忿怒，她的全身的血脈，要同暴風雨一般。好罷，我不願回想下去了。

西方剩下了幾顆殘星，曉月已經墜落，大車便和我們親愛的人分別了。

歌聲逐漸消逝在大野裏。最後，僅剩有一種孤獨的歌聲，這歌聲在寒空中孤峭顫慄，但仍舊是陰森和壯烈。少頃，大野又將這孤獨的歌聲吞沒了。

我的朋友，你該相信，從此我們塔的偉大的基礎上，又增加了一份新的力量了！

昨夜

車夫將我們拉到海岸，突然趕上一個警察，在月光下，他逼視着我們，我們故意不睬他。他遂將我們的小皮箱提起，試了輕重，又低下頭看一看旁邊放着的小行李，於是向我問：

「上那里去的？」

「上海。」

「爲什麼行李這樣簡單？」

「他一個年青的學生回家去，帶許多行李幹嗎？」我說。

「不是你們兩位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是送他的。」

我不耐煩地說了。提了皮箱，秋拿了行李，便往搭橋上走去。

警察也悄悄地離海岸走開。

走到船上，靜得同海水一樣，一個人也沒有。船尾的房間裏尚有燈光，走去一看，上面掛着「房艙」的小木牌。於是推開門，一股暖的烟臭氣猛然撲出，令人作嘔。茶房原來都在這裏面，有些並沒有睡去，正在擁着被條談話。我們自家找了一個位置，靠裏是睡熟的一個茶房，我們將小行李打開，被條鋪上。茶房說的是上海土

話，我們一點都不懂，他們談得非常高興，吸着烟，笑着，咯咯地咳嗽着。

我們走出站在欄杆旁，這時候明月掛在中天，海水微波，月光碎亂在波心裏發出燦爛的光。遠看停船無數，都無燈火。左岸是丁埠的大樹林，林中聳出一座高塔。烏鴉在林中哀哀地叫，但不見飛翔。秋顏色映着月光慘白，悄然地站着，好像在默想什麼。

「怎麼樣，今夜比昨夜好罷？」我笑着問。

「好是好的，不過昨夜也沒有什麼；反正這個時代，不是我們安樂的日子。」

「倉卒地離開了這古老的都城，不免有些留戀吧？」

「自然是留戀的，尤其是獄中人，冰是那樣的瘦弱。」

「只要不死，……」

「死又算什麼？冰等自然不會倖免的，要知道時代沒有屬於我們以前，我們的血一點也不能愛惜的。」秋接着決然地說。

談到獄中人，我們都不禁地有些悵然，在大的恐怖中，我們的夥伴與平日所敬愛的人，都被攫了去。甚至我們眼睜着看敵人將我們的夥伴毀滅了。

冬夜的寒風，一陣陣地吹來，身上冷得發抖。我們因而停止了談話，走進艙。剛才幾個談話的茶房都一聲不響地睡去了，有的發出大的鼾聲。艙中的烟臭薰得頭腦發昏，我們有些倦了。預備睡